

資治通鑑補正

齊民要術

資治通鑑補正卷一百八十四

宋凍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

隋紀八起大業十三年六月盡大業十四年四月首尾不滿一年

煬皇帝下

丁大業十三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

考異曰創業誌突厥去胡人胡服文武入賀帝口且勿相賀當為諸君召而使

之即自手與突厥書蓋溫大雅欲歸功高祖耳今從唐書劉文靜傳

以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軍辭厚禮遣始畢可汗

初命劉武周署云名

故所司請改改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若謂此時但溫大雅諱之耳

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

顧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

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

從突厥之言淵不可獲救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

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

隋色尚赤今用絳而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通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誠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

之以白示若不能於隋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通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誠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

考異曰創業誌云命大郎二郎率眾討西河高祖太宗寬鄉但云命大郎

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陝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唐殷嶠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誌

命太原令大原溫大有與之偕行

隋志大原縣舊曰晉陽開元十年分置太原縣而

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聞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開城

拒守已且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驚以欺人主取高官各與義兵正為謀叛人耳遂斬之
自餘不赦一人秋毫無犯各撫慰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
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
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
密武士彠為總管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大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郎姜謨為司功參軍大谷長殷開山為府
掾此唐公開大將軍府署置官屬參用隋制王府大將軍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惟親王有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
府有總管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州為郡即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即參軍之職行書佐即行參軍之職
也隋志武城縣屬清河郡上朔縣屬天水郡太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宅
谷縣屬大原郡舊曰朔州開皇十八年改名為左右統軍高平縣後魏置高平郡隋已改為平高縣煬帝自餘文武隨才受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
政奉州為天水郡曰古郡名也統軍後魏所置大都督左三統軍隸馬世民為長史煬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馬元吉為姑臧公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
府長史諸議誰人劉瞻領西河通守大有性端謹以兄弟同掌機密意不自安因請他職淵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
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察列以此多之道源名河以字行年十五居喪以孝聞縣令郭湛
署其所居為復禮鄉至孝里嘗與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其寢臥達曙方哭步送其喪至
家後拜大聖卿時有得罪者籍其家屬賜辟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以自奉仁者不為也資
以衣食而遣之開山名煬亦以字行不害之孫也 李密復帥眾向東都丙申大戰於平樂園此蓋即漢魏平樂觀之地為園也然僕觀突厥遣其柱國

平樂觀在洛城西南既遷營密左騎右步中列強弩鳴午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其柱國
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
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驍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
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賞之不足為汝費乙巳霽壽賊帥郝士陵隋志靈壽縣屬恒山郡帥眾數千

降於滿洲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害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秋七月帝遣江都導主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印黃蠻

部有烏蠻白蠻又謂群蠻種類多不可計慮必有黃蠻也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即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考異曰雜記四月世充帥淮南兵萬人援東都世充行至彭城懼密眾之威自以兵少不敵乃開行自黎陽濟河而至七月世充帥留守兵二萬擊密無功今從畧記蒲山公傳霽世康之子也壬子

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素亦帥其眾以從

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受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主戎軍賈胡堡

餘里代王侑遷虎牙即將宋老生帥精兵一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粮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

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皇帝廢家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因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持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

按長歷是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不應己已還至霍邑又發書曰不應猶在壽陽今皆不取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派離異根係同本唐公出於李虎素出於李昶是異派也然李昶之先本遼東懷平人李虎祖西涼本隴西成紀人所謂根係但同姓耳

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謂代噶商卒於牧野謂場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為河內即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於大非簡折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

其大臣級失持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

考異曰壺關錄云高祖屯壽陽遣右衛將軍張仁則齎書招李密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今月十九日書

自惟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也惟思所望左提右挈

為河內即

面結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為我塞成阜之道綴東都之兵綴東都之兵則不得西應長安我得專意俟西征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

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漢順帝遣八使唐公使山西河東故云然入典六屯制

六軍十二衛唐公大軍十二衛唐公顓而不扶通貽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麟附翼惟冀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

於唐斯榮足矣禮商子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津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

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

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好謀難

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故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

曰今未敢被野何憂之根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慮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寔相猜武周雖

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

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

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

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請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

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謂之日以創業注帝集文武官人及大帥即等而

有不為備違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謂云何議者以老生屈突通相去不遠李密孫班奸謀難測

突厥見利而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唐公顧謂大郎二郎已屬軍何

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寔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寔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具此

勢未必同謀同志老生突厥奔競來拒進關圖南還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淵先沈近於斯矣今未敢被野

人馬無憂生即有糧行即得眾李密憐于倉粟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棄取威在後一決諸人保家受命

敗乃公事耳太祖實錄盡以為太宗之策無建成名蓋沒之耳陳建成同追左軍則建城意亦不欲還也今從創業注 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鷹揚府司馬武威李執家富好

任使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聞梁謹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

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

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安氏梁州豪望世為

民依所附故使之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即承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公既見逼為主當稟吾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群盜耳將

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薛舉自稱秦

帝考異曰唐高祖實錄武德元年四月辛卯舉稱尊號按今冬舉敗問褚亮曰天子有降事否是則已稱尊號也今從唐書舉傳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果為皇太子遣仁果將

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

火上稍割以啖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縣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成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

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劍口劍門關口舉指授仁越使之趨劍口未至而蕭瑀以河池拒之遂退卻

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隋志昌松縣屬武威郡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復得復

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

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軌遂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

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遇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開軍於七里井七里井蓋其地去河開七里故名時竇建

德以無糧食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彊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開惶懼無計問一女巫欲求避

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時日已午卜處

去河開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眾決云夜到即打明即降之吉凶之事在此

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忽起建德曰此天助也我遂引兵入營

攻之兵遂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皆無關意既不知賊多少悉棄甲奔亡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患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己卯南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出賈胡堡東南由山足細

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生老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

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淵謂老生不能逆戰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

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

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

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臨渴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虜陽郡將曰

改軍頭為驃騎將軍隋志臨渴縣屬北海郡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血流滿覆洒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

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壘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

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嘗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閒不辨貴賤論勳否陰何

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關軍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隋煬

置散職九大夫朝請大夫遣歸或謀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

正五品朝散大夫從五品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唐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

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龍門縣屬河東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

文靜曰吾西行反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陰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

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致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據河東縣戶曹任瓌河東縣

即舊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直

趣韓城逼鄆陽梁山在韓城縣界臨河即左傳所謂梁山崩者也韓城鄆陽二縣皆屬馮翊即隋所置也杜佑曰同

理南二十五里有少梁故城隋文帝分鄆陽故城於此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

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環為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群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已亥淵

進軍壺口隋志文城郡昌寧縣有壺口山河清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王寅孫華自鄆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

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

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素補註史大素即大業三年別將餘眾居于樓煩所謂

以從所謂河史那大素者也持勁突厥官名河史那突厥之姓也故史兩書之後以從平長安功賜姓史氏將步騎六十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環為招慰

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

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河梁謂蒲津橋前扼其喉後附其背彼不

走必為擒矣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

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奸者聽自首即以配之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

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啟謝密隋志鉅鹿縣屬襄國郡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

帥所部西取魏郡隋帝改相州為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

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徵進十策以說密密奇

之然不能用初貴鄉長宏農魏德深隋志貴鄉縣帶武陽郡劉昫曰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地後魏太平二年分館陶西界於今州西北三十里古趙城置貴鄉縣後魏建德七年以趙城卑溼西

南移三十里就孔思集寺為貴鄉縣大業二年於縣置魏州隋改名武陽郡隋志魏德深本鉅鹿人家宏農隋河南郡魏縣後魏之宏農郡也宏農郡之宏農縣後魏之西宏農郡也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

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惟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

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且隣城營造皆具於德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罵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使修營官府

寂然恒若無事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皆歛

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問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詣闕請

留德深有詒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等至兩縣訟之乃斷從貴

鄉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聞境悲泣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恩其

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帝詔開

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使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

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隋志原武縣屬黎陽郡開皇十六年置會元寶藏却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

兵襲破黎陽倉據之隋志洹水縣屬魏郡後周置考異曰河洛記今年四月祖君彥舉云又得洹水復取黎陽開倉

恣民就食洹水間得勝兵二十餘萬考異曰唐李勣傳勣初得黎陽倉蓋居房為數欲虛張聲勢非事實也

作賊方謀取黎陽倉高季輔已為双合社正倫為武安永安義陽之陽齊郡相繼降密煬帝改洛州為武安郡黃州

州後魏曰鄆州後周改南州大業二年改義州齊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為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

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

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慧星見於營室 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

等即煬帝改潤州為龍泉郡治潤州縣漢之濡子縣也改泠州為文成郡治吉昌縣後魏定陽縣也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璠元璠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

郎將秦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詣等營長詣等戰不利考異曰創業注云秦顯和帥驍果精兵數千夜馳掩襲長詣等軍營諸及孫華等奉教備豫故並覺之向

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于李淵造循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考異曰創業注成

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于李淵造循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考異曰創業注成

雨甚公命旋師軍人時連上城不時連下公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陳遂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高捍禦我師常勝

入必輕之勝銳先登恐無還路今取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還唐高祖寔錄 屈突通要

城自守將佐復推端鎮大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取長安猶豫未

決裴叔曰屈突通擁大眾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

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賊長安必破秦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繁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西長

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繫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

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

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讓以蒲津中渾二城降隋志朝邑縣屬馮翊郡後魏曰南五泉西魏改焉其地當蒲津橋西唐改為河西縣梁大

河為橋故有中渾音世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王世

充章雲王辯及河內通守王善誼河陽都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王隆帥即黃鐵者也已未越王侗

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王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擊李密於洛口考異曰略記作乙丑河洛記作十二月蒲山公

傳九月十一日師出都東塞長歷是月已酉朔乙丑十七日也今從蒲山公傳與密夾洛水相守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考異曰略記云世充擊密洧不推破露布相續而來百姓

百姓听斬數諫于通蒲山公傳云自秋徂冬凡經三十餘戰世充多敗績河洛記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

云四十餘戰世充無功二書相違莫知孰是今皆不取唯勝負有顯狀者存之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

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

備不能善守門闕乃與元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喻高旨莽卓敦元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

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邱為密將李

公逸所獲密而義而釋之慈明出至營門程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

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即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

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于是亂刀斬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即將

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

資公通鑑補正 卷一百一十五 隋紀八 五

而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李琬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李琬見密不肯拜曰天子承牙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李琬祥之子也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隋志朝邑縣有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武

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懋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

軍數萬人徇渭北懋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子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冠世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屬武

陽郡安養縣屬襄陽郡劉昫曰漢鄠城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後周廢山都樊城二縣入焉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鑑以字行志寧宣

敏之兄子子宣敏見一百七十五師古之推之孫也願之推見一百七十三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

之以志寧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金突通開淵西入署鷹揚即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

守隋志湯陰縣屬汲郡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考異曰唐書通傳云將自武關趣藍田赴長安疑其太過今但云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

屯都尉南城隋潼關有守兵故置都尉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李紹宗等攻河

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大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皆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

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詔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隋志鄠縣屬京兆郡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

縣山中與長安大使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潘仁入司竹園為盜隋志京兆府盤屋縣有司竹園有眾數萬劫前尚書

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馮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眾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

管以前樂城長令孤德弼為記室隋志樂城縣屬信安郡德弼之子也李氏又使馮三寶說群盜李仲文向善志邱縣利等

皆帥眾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虞遣兵討李氏李氏遣潘仁三寶等屢挫其鋒徇盤屋武功

始平皆下之隋志始平縣屬京兆郡唐改曰興平盤屋音舟室李氏申明法令禁戢兵士無得虜掠故遠近奔赴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

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隋志藍田縣屬京兆郡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

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自華山而南接盤屋郭何潘仁李仲杜詩山皆長安南山也

文向善志及關盜中群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教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

史衛文昇年老煬帝政京兆河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

侑乘城拒守已已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朝邑古至永豐營軍賑饑民開倉卒未還長春宮士申進屯馮翊世

民所至吏民及群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涇陽縣屬京兆郡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

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民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瑊數月不下賊中食盡邱師利遣其弟行

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獨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

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眾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璉琮之從子也隰城尉

房元齡謁世民於軍門考異曰舊唐書元齡傳云溫房博又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王元齡亦自以

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考異曰創業注云敦煌公

自涇陽趨司竹留宏基開山屯長安故城今從唐書宏基傳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林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眾從之頽

於阿城阿城即秦阿房宮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整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

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城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新豐縣屬京兆郡長樂宮故漢宮也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自

屋趣長安故謂之北至竝德教竝至所期地聽教令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自馮翊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

女還其親屬冬十月早已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春明門長安城東面三門之中門也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

毋得入却洛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平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遣館於安興坊坊蓋在安興門外雜錄長安

城東西三門通化春明安興巴陵校尉鄧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師鄭文秀許元徽萬貫徐德基郭華馮陽張繡等

謀據即叛隋隋志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陳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郡改為郡煬帝改大推景珍為王景珍曰吾

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馬陽即後置復州大業初改為河州尋改為郡

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羅川縣即巴陵郡之羅縣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

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嚴之孫也蕭嚴再陳見會穎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煬帝改許州為潁川郡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

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已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

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眾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

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黨謀曰

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已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建取郡城

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

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

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其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

去丙申築鉞壇燔燎自稱梁元鳴鳳王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

聞之以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眾東走月城月城蓋臨洛水築世充追圍

之密自洛南策馬道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大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遣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二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

日唐高祖實錄作雷恪今從創業注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惟侍讀姚思廉在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

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

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

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隋書稱陰世師少有節操性忠厚多武藝性儀性剛

大失莫不愛飾儀獨屬志守帝介然獨立如此則隋之良也唐公時以其發賣毀家廟拒守不下而誅之義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考異曰隋書北史衛元凱皆曰城陷歸丁家義寓中子拂文昇與二人俱為留守官不容偏免

今從唐 兇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即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隋志三原縣屬京兆郡考異曰柳芳塘歷及唐書本紀

志因自蹟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案太宗謀起兵尚未知為祖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何為自蹟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嘗經許旨及破城高祖追責舊言

公抗慨直論將蒙宵釋但行狀題云魏徵撰非也累徵以貞觀十七年平靖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乃以怨私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

若遇主逢時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乎且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吏部尚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亦與之善每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于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

程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考異曰前戎于敏叙西京東都事使不相亂故重出案通鑑下文書戊午殺程讓考異于此蕭言之

程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領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榮陽公寬怒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鄆陵初附於密鄆陵縣屬潁川郡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

期博選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廷共說密曰讓貪不復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顯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寬及

兄子司徒府長史庠侯同詣密密與讓寬裴仁基郝孝德王儒信坐坐單雄信等皆立侍考異曰河洛記云密讓讓兄弟子庠侯同皆

彥藻曰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

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寬庠侯儒信皆殺

隋紀八

二

公今從蒲房彥藻鄭顯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

彥藻曰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

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寬庠侯儒信皆殺

隋紀八

二

公今從蒲房彥藻鄭顯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

之徐世勣出走門者所之傷頭王伯當遂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驚擾左右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辱辱群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傳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慰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確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後忍辱屈情忘儒信貪微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莫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王世充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

皇帝位於大興殿時年十二大赦改元義為遠皇帝為太上王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

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今日於度化門視事度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乙丑榆

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內實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冊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

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斐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

事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領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石光祿大夫

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長安城中六街苑城兄獲故都抵渭水以易城

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己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河南諸郡盡附李密

唯滎陽太守邴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為隋守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

族嬰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肩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之焚蕙嘆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

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為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即以郡降密復姓郭氏

十二月癸未義每王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虎為景王考仁公昞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丁亥桂陽民曹武

徹舉兵為盜建元通聖薛舉遣其子仁果擊扶風賊帥唐弼據汧源拒之汧源縣隋屬扶風郡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宏之

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太守竇建殺之舉勢益張眾號三十萬

取長安聞唐王淵已定長安遂圖扶風蒲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實軌俱出散關大散關在扶風

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東丞相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李孝恭淵從父兄子也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

大破之追奔至隴城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群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德歸漢劉禪仕晉

近世蕭瑄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恃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

蜀先王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

為謀主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瑒及扶風漢陽郡相繼降于唐王淵瑒帝政成州為漢陽

瑒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瑒為禮部尚書宋國公姜謩實軌進至長道元魏分上豫置長

淵使通議大夫醴酒劉世讓安集唐鄉餘黨隋志醴泉縣屬京兆郡後魏

將世讓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盡于此矣宜固守

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亦不忍害及仁果平乃得歸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

誰復肯降矣皆釋之于是自金山出已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隋志金川縣帶西城即漢西城縣地梁初曰

入馬大業三年改曰金川以其地產金也自金川出巴中自巴中則至蜀矣金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秦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

段志元悉力苦戰志元為流矢所中慮搖眾心忍而不言更入敵陳者再三顯和敗走盡俘其眾通勢益熾或說通

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

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唐王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

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實瑒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于稠桑號州湖城縣

自固實瑒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

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竭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

明共知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